

出曜經卷第十三

內三

尊者法救造

姚秦三藏竺佛念譯

華香品第十八

孰能擇地捨鑑取天唯說法句如擇善華

內三

如來所以演此偈者欲以生言致難然無能

致詰者佛還自說孰能擇地捨鑑取天唯說

法句如擇善華佛以偈報曰

學者擇地捨鑑取天善說法句能採德華

學者擇地者所謂向阿羅漢云何名為地所

謂地者愛種是也學者執信擇選善地除愛

根本自致成道是故說學者擇地也捨鑑取

天者學人修行從此世間上至諸天披求愛

本永斷無餘天龍鬼神八部將軍其有愛者

皆能除斷是故說捨鑑取天也善說法句能

採德華句身味身分別義理一一剖判以無

礙智解諸縛著猶如學人採致眾華以為鬘

飾賣既得價觀者無厭善說法句亦復如是

敷演玄微廣採眾妙是故善說法句也

斷林勿斷樹林中多生懼斷林滅林名

無林謂比丘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與

無央數眾說法前後圍遶時有一人信心堅

固捨家妻子捐棄六親出家學道求為沙門

爾時彼人在大眾中心念宿舊五欲自娛憶

女顏貌如現目前陰便動起心懷慙愧即詰

靜處以刀斷之血流溢出迷悶不自覺知爾

時世尊告大眾曰汝等觀此愚人應獲而不

獲不斷而便斷之夫欲斷者當斷結使諸縛

何乃斷此形相由是如來頻說三偈

斷林勿斷樹 林中多生懼 未斷林頃

增人縛著

斷林勿斷樹 林中多生懼 心縛無解

如犢戀母

未斷林頃增人縛著未斷結使縛著諸想心

便流馳不能專一內三是故說未斷林頃增人縛

著也心縛無解者如苦行人常樂山藪所以

然者皆由彼山得成道故是故說心縛無解

也猶犢戀母者猶如新生犢子其心終不離

母此衆生類亦復如是衆結未盡爲狐疑所

追逐是故說如犢戀母也

當自斷戀如秋池華 息跡受教 佛說泥洹

當自斷戀如秋池華者愛之染神病無端緒

猶如蓮華色鮮且好其有見者莫不愛樂及

秋華萎人心皆離不復貪樂是故說當自斷

戀如秋池華息跡受教者息跡者賢聖人受

正教戒初無差違善法日增惡法日退何以

故以佛說泥洹樂泥洹中無苦惱衆患切身

是故說佛說泥洹樂也

如彼可意華 色好而無香 巧言善如是

無果不得報

爾時世尊愍彼群生欲演法教故說斯偈夫

說法人上中下善義理深邃言行自違不獲

其報是故世尊說不得其果如來所以說此

偈者欲訓後弟子欲令師教嚴切現弟子義

承受教戒內三或時弟子不堪教戒是故說如彼

可意華色好而無香巧言善如是無果不得

報也

如彼可意華 色好而香潔 巧言善如是

必得其果報

爾時世尊爲諸人前頰而說斯法彼說法人  
聲響清徹言無忌難爲衆生說法上中下善  
義味具足淨修梵行義理深邃智者分別已  
行專正訓彼亦爾皆順於法不違義理世尊  
說其得果報是故說如彼可意華色好而香  
潔巧言善如是必得其果報也

如蜂集華不擾色香但取味去仁入聚然  
爾時世尊爲分越比丘而說斯偈彼與食人  
與處求觀見前人善色惡色若好若醜見彼  
容姿熟視不離見彼不端正者目不視之聞  
彼香者以鼻嗅之見彼穢者背而捨之憶彼  
善色善香還至房中晝夜思想爾時世尊觀  
見比丘心各如是佛告比丘汝等何不如蜂  
採善華但取味去不擾色香汝比丘善香惡  
香善色惡色若好若醜何所加益大家小家

饒財貧賤汝等如心便負彼人如仁所行何  
不如是行是故說如蜂集華不擾色香但取  
味去仁入聚然也

多作寶華結步搖奇 廣積德者所生轉好  
多作寶華結步搖奇者如彼工巧華鬘弟子  
多集衆華作華鬘賣以自存活諸比丘見彼  
所行便自造未曾有鬘世尊說各造華鬘汝  
等如是正是行時造無數行乃得人身何不  
作福德而自修習布施思惟教戒精進修戒  
持淨梵行是故說多作寶華結步搖奇廣積  
德者所生轉好也

愚誦千章不解一句 智解一句即解百義  
愚誦千章不解一句者愚者無智無行無見  
無眼不修聞但有淺智麤智貪食彼千句不  
解一句是故說愚誦千章不解一句也智解

一句即解百義者智者有眼有見能細思惟  
彼一義圍達義知此法應爾不應爾是故說  
智解一句即解百義也

猶如雨時華 萌芽始欲敷 姪怒癡如是  
比丘得解脫

猶如雨時華萌芽始欲生者猶如雨時天華  
得敷開亦不減華葉墮落芽生益好是故說  
猶如雨時華萌芽始欲敷姪怒癡如是比丘  
得解脫者汝等比丘不畏王故作道人不畏  
賊故作道人不畏責故作道人不畏病故作  
道人不畏役故作道人汝等所以作道人者  
患歎世苦作道人欲離生老病死故作道人  
爲爾不比丘答曰如是世尊汝等何不思惟  
去姪怒癡遠離結使不與從事當吐當除當  
滅當獲何等當獲二業自爲已爲他人自爲

已者以善勤身爲他人者若受人信施衣被  
飯食牀卧具病瘦醫藥則無有損是故說姪  
怒癡如是比丘得解脫也

如作田溝近乎大道 中生蓮華香潔可意  
如作田溝近乎大道者所謂田溝者不淨穢  
惡盡順其中人見患之不肯親近行則避之  
目不欲視是故說如作田溝近乎大道也中  
生蓮華香潔可意者色成就香成就人見歡  
喜當作是意不問其地但觀其華云何於此  
處乃生極妙華甚爲奇特世之希有是故說  
中生蓮華香潔可意也

有生死亡然 凡夫處邊 慧者樂出 爲佛弟子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一  
日一夜六時觀察頗有衆生應從佛度反更  
墜他凡夫地則於佛法有大闕減以天眼見

舍衛城裏有一旃陀羅兒客除糞以自存命爾時世尊到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城分衛以次漸漸至彼旃陀羅家時客除糞者逢見世尊來內懷慙恥即避世尊更詣餘巷如來忽然復往逆之其人自念吾擔糞穢是惡不淨今日何由得覲世尊復欲避走詣一澤地索斷瓶破穢污淨地恐地主瞋意欲馳走佛遙喚曰吾今故爲汝來復欲何趣其人報曰身體穢污不敢親近尊顏是故欲避之耳尊今當知早喪父母五親彫落無有妻息孤窮單立客除糞以自存活不審世尊何所教戒乃能慈愍與罪人共語爾時世尊告曰汝隨我來欲度卿爲沙門其人白佛言云何世尊地獄餓鬼畜生亦得爲道乎爾時世尊告彼人曰吾今末世以來修無數行求成佛道正爲

罪苦人耳爾時世尊即以神力手執其上昇虛空往至恒水側沐浴彼人身體香潔復以神力接至祇洹精舍勅諸比丘持將此人度爲沙門受教即度爲沙門其人已得爲道內自思惟吾出寒賤幸有微福得染道味今不自求求於道者後墮凡細復劇於今即自勸勵精勤日新未經旬日便得須陀洹果斯陀舍果阿那舍果阿羅漢果六通清徹涌沒自由即詣一大方石當中央坐補衲故衣爾時王波斯匿聞佛度旃陀羅兒客除糞者王自思惟佛出釋種豪族姓家左右弟子皆出四姓長者種婆羅門種刹利種來入宮室受人供養信施五體投地接足而禮今聞如來度旃陀羅種我等云何屈伏禮敬吾今當往責數如來王自嚴駕出詣如來所未到之頃

見一比丘坐大方石補衲故衣有五百淨居  
天圍遶禮覲王直前語比丘曰今煩比丘往  
白世尊王波斯匿在外欲覲世尊比丘聞已  
即没入石中從如來精舍地中出前白佛言  
王波斯匿在外欲見世尊佛告比丘汝今還  
從此地入從彼石出告王曰宜知是時即如  
佛教從石涌出告語王曰如來有教大王宜  
知是時波斯匿王復作是念我今所以來者  
欲問彼除糞人今且捨置先問此比丘云何  
得入是剛鞭石裏涌沒自由亦當問此比丘  
爲是何人爾時波斯匿王即除王飾前至佛  
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須臾退坐前白佛言  
向者比丘爲名何等乃能有此神力石裏往  
反無有罣礙佛告王曰此是客除糞人今有  
神力如是爾時世尊以此因緣便說二偈猶

如穢汚惡地田溝深坑中生香潔蓮華云何  
大王有目之士當取此華不乎王白佛言唯  
然世尊華極香潔當取莊飾穢汚當觀如母  
胎於彼胎中生功德華時波斯匿王叉手合  
掌前白佛言唯然世尊彼人快得善利蒙聖  
垂教得在道次既得爲道神足變化不可思  
議自今以始終身請此比丘供養四事不闕  
是故說慧者樂出爲佛弟子  
如有採華專意不散村睡水漂爲死所牽  
如有採華專意不散者昔有衆多人在野採  
華採擇妙者競取好者是故說如有採華專  
意不散也村睡水漂爲死所牽者時彼人民  
採華疲倦歸家睡眠客水暴溢盡漂殺之是  
故說村睡水漂爲死所牽也  
如有採華專意不散欲意無厭爲窮所困

如有採華專意不散者是時人民採致妙華  
競取好者奔趣東西要獲妙香以用歡慶是  
故說如有採華專意不散也欲意無厭為窮  
所困者所以採取華者欲以五欲自娛快自  
縱恣莫知來變不觀未然來變進趣死日逼  
至乃知為困是故說欲意無厭為窮所困也  
如有採華專意不散 未獲財業為窮所困  
如有採華專意不散者是時人民窮儉多乏  
採華徃賣用自存濟是故說如有採華專意  
不散也未獲財業為窮所困者其人殷勤所  
在求財不稱其願不充希望便為窮所逼捨  
此形當更受身皆由無慮故捨形受形是故  
說未獲財業為窮所困也  
觀身如坏 幻法野馬 斷魔華敷 不覩死王  
觀身如坏者猶彼坏器危脆不牢必當敗壞

為磨滅法不可恃怙悉當歸盡漸漸積聚乃  
成堆阜此四大身亦復如是不可恃怙皆當  
歸盡為磨滅法如是不久當捐棄塚間是故  
說觀身如坏也幻法野馬者猶如野馬光焰  
熾明幻人眼目人欲徃就尋究不知所在徒  
自疲勞無所剋獲解知諸法皆悉如是無疆  
無牢不可恃怙是故說幻法野馬也斷魔華  
敷者所謂魔者稱為自在天子彼所著結髮  
以見諦思惟道徃斷斷已斷當斷剝已剝當  
剝打已打當打是故說斷魔華敷也不覩死  
王者見諦思惟道所應斷結已盡無餘不復  
進趣向於自在天子亦復不為天所牽連是  
故說不覩死王也  
此身如沫 幻法自然 斷魔華敷 不覩死王  
此身如沫者猶如聚沫不得久停不可恃怙

捉便消滅不可護持此四大身亦復如是無力無疆亦無堅固是故說是身如沫也幻法自然者猶如幻化之物誑惑他人非真非實愚人染著謂爲已有智者觀察無一可貪是故說幻法自然斷魔華敷者見諦思惟所斷結使未盡無餘更不適彼言而親近之是故說斷魔華敷也不見死王者見諦思惟結已盡獨王三千存亡自由更不爲自在天子所拘錄是故說不見死王也解身與貪一而不異

學能捨牢有 如選優曇鉢 比丘度彼此如蛇脫故皮

學能捨牢有者有中牢者何者是乎謂五欲是心意染著不能捨離今此衆生興意染著流轉五道周而復始一形毀壞復受一形世

間復有何者牢所謂五盛陰身是復使衆生類終日翫習不能去離然彼學人執意牢固能捨此牢有者乃謂賢聖能捨五盛陰身及五欲者是謂應賢聖行是故說學能捨牢有也如選優曇鉢者善別之人選擇妙華求優曇鉢形神疲勞不能剋獲意便疲厭即捨而去是故說如選優曇鉢也比丘度彼此者所謂比丘者破諸結使毀辱形體著衣持鉢行乞度人度彼此者謂內外六情內六入外六塵是故說比丘度彼此也如蛇脫故皮者賢聖人三有牢者爲賢聖之道也聖人能捨賢聖道入無爲泥洹城是故說如蛇脫故皮也

馬喻品第十九

如馬調奕隨意所如 信戒精進 定法要具 忍和意定 是斷諸苦



如馬調與隨意所如者如有善調馬之士以策御馬隨意所如不失本轍馬性剛直復恐鞭捶恒自將護以慮危失是故說如馬調與隨意所如也信戒精進定法要具者比丘執行亦如彼馬內恒思惟恐有過失復恐諸梵行人來見呵責信心向佛法僧精進牢固不可沮壞意常入定分別諸法亦不漏失是故說信戒精進定法要具也忍和意定者學人進行調御諸根不令放逸於諸根門悉得自在忍力具足若人毀譽稱譏苦樂不興恚心亦無是非是故說忍和意定也是斷諸苦者有中有餘無餘盡能斷入泥洹中是故說是斷諸苦

從是住定 如馬調御 斷恚無漏 是受天樂  
從是住定者彼智定人收攝諸根執意不亂

心無他念心所念法亦不流馳是故說從是住定也如馬調御者如彼調馬人見彼惡馬慵悞不調著之鞴絆加復策捶然後乃調隨意所如無有疑滯是故說如馬調御也斷恚無漏者諸恚已盡無復無漏更不受當來有後不復生是故說斷恚無漏也是受天樂者諸天晝夜衛護羅漢說功德捨天重位來至人間稱譽賢聖功德展轉遠布無不聞者是故說是受天樂也

不恚在放恚 於眠多覺寤 如羸馬比良  
棄惡乃為賢

不恚在放恚於眠多覺寤者如彼修行人心無放逸歎說不放逸之德樂於閑靜不處憤亂見放逸者勸使除貪夫放逸人不獲善本多失財貨於眠多覺寤憶佛契經如來所說

若人睡眠多有所損應成之物反更壞敗不應成物反更成立皆由睡眠而有此變是故說不恣在放恣於眠多覺寤也如羸馬比良棄惡爲賢者猶如兩馬同趣一向一馬肥良走速一者羸劣走不及伴然彼羸者先得正道垂欲究竟後良馬以進超過於劣馬此衆生類亦復如是利根人貪着睡眠不肯修學有鈍根人意勤修學不著放逸是故說如羸馬比良棄惡乃爲賢

慙愧之人智慧成就是易誘進如策良馬慙愧之人智慧成就者如人習行恥不及衆得一望一轉欲前進於行關一者便自羞恥吾宿有何緣習行而不果獲煩惋自責如喪二親意常欲離惡不善法是故說慙愧之人智慧成就也是易誘進如策良馬者盡能滅

一切諸惡永拔根原無復塵翳如斯之人易進爲道是故說是易誘進如策良馬者彼御馬人調御惡馬能令調良預知人意之所趣向是故說如策良馬

譬馬調正可中王乘調爲人尊乃受誠信譬馬調正者如彼王廐有三種馬一者上二者中三者下餒食養育盡無差別上馬者王數觀視中馬者遣人看視下馬者遣奴看視是故說譬馬調正也可中王乘者金銀校具種種瓔珞乘有所至行步安庠如王所念終不違錯是故說可中王乘也調爲人尊者處衆人中爲尊爲上無有過者最爲第一無以爲喻亦無儔匹是故說調爲人尊也乃受誠信者聞彼譏謗不懷憂感逆愍其人後當受殃已終不瞋亦無恚怒不生惡心向於前人

是故說乃受誠信也

雖為常調 如彼新馳 亦最善象 不如自調  
雖為常調者 猶如調馬人 少來知馬進趣良  
善駑鈍悉皆了知 某者易調 某者難調 某者  
性急 某者性緩 能別此者 乃謂善察 是故說

內三十三

雖為常調也 如彼新馳者 後知惡馬 不可調  
御 方始教習 乘走東西 未經旬日 復得調良  
若志固不可調者 即付外人 馱薪負草 是故  
說 如彼新馳也 亦最善象者 最善象者 意伏  
心調 身體羸臃 獸中最大 為人所愛觀者 無  
馱 是故說 亦最善象也 不如自調者 人能自  
調 御除非去邪 為諸天世人 諸佛世尊 神通  
得道者 所見敬 是故說 不如自調也

彼不能乘人所不至 唯自調者 乃到調方  
彼不能乘人所不至者 不能乘此乘 至無畏

境亦復不能乘此乘 至安隱處 復不能乘此  
至無災患處 是故說 彼不能乘也 唯自調者  
乃到調方者 人能自調 御識神速 到安隱處  
不調者 能使調不正者 能使正求處 無為不  
復經歷憂悲喜怒 是故說 唯自調者 乃到調  
方

彼不能乘人所不至 唯自調者 滅一切惡  
彼不能乘人所不至者 不能乘此乘 去離地  
獄 餓鬼 畜生 亦復不能超越 八難 是故說 彼  
不能乘人所不至也 唯自調者 滅一切惡者  
人能自調 眾善普會 於諸結使 最得自在 盡  
能滅地獄 餓鬼 畜生 蹤跡 是故說 唯自調者  
滅一切惡

彼不能乘人所不至 唯自調者 脫一切苦  
彼不能乘人所不至者 乘此乘 此不能盡苦

源本從此岸至彼岸何以故乘者非至竟乘  
非第一義乘是故說彼不能乘人所不至也  
唯自調者脫一切苦永盡於苦無復生死是  
故說唯自調者脫一切苦也

彼人能乘 人所不至唯自調者得至泥洹

彼不能乘人所不至者不知蹤跡況當知泥

內三 十四

洹有可見耶此事不然是故說彼不能乘人  
所不至也唯自調者得至泥洹解知泥洹亦  
目虛寂專意一向無他異念是故說唯自調  
者得至泥洹

常自調御如止奔馬自能防制 念度苦原  
常自調御者念自調御去惡即善如契經說  
佛告呪那曰自不調御意不專一故調御餘  
者此事不然欲得調人先當自調是故說常  
自調御也如止奔馬者如彼調馬人調和奔

逸馬避危就安是故說如止奔馬也自能防  
制念度苦原者衆行已具便不履苦越過苦  
表何者苦表滅盡泥洹是彼無復衆苦熱惱  
是故說自念防制念度苦原也

自爲自衛護 自歸求自度 是故躬自慎  
如商賈良馬

昔佛在羅閱城竹園迦蘭陀所爾時耆域藥  
王請佛及比丘僧又除槃特一人所以然者  
以彼槃特四月之中不能誦掃帚名得爾時  
如來及比丘僧往到彼家各次第坐耆域即  
起行清淨水如來不受清淨水耆域白佛不  
審如來以何因緣不受水佛告耆域今此衆  
中無有槃特比丘是故不受水耳耆域白佛  
此槃特四月之中不能誦掃帚名得行道放  
牛牧羊人皆誦得此偈何故請此人佛告耆

域汝不請槃特者吾不受清淨水時耆域承佛教戒即遣人往喚槃特佛告賢者阿難汝授鉢與槃特佛復告槃特莫起于座遙授鉢孟著如來手中爾時耆域見神力如是乃自悔責咄我大誤毀辱賢聖今日乃知不可犯其口言即生恭敬心向槃特比丘乃不殷勤於五百人許爾時世尊廣說曩昔因緣過去久遠無數世時爾時耆域身躬為馬將販賣轉易時驅千疋馬往詣他國中路有一馬產駒其主即以駒乞人驅馬進路尋進他國與國王相見王問馬將吾今觀此千疋馬是凡常馬然其中有一疋馬悲鳴聲不與常馬同此馬必生駿駒其駒設長大者價與此千疋馬等若我得此駒者諸馬盡買不得駒者吾不買馬馬將報曰自涉路以來不憶馬產駒

王告人吾誦馬相聞馬母聲必知其駒好惡馬將追憶退還自念近於道路此馬母如產駿駒即乞中路住人其駒未經旬日便作人語語其主曰若使馬將來索我者得五百疋馬持我身與不得五百疋馬莫持與之數日之中馬將自至近留馬駒以相付託君有養活勞苦今以一疋好馬贖之願見相還其人答曰吾本不强從君索駒自君去後勤苦養活若今以五百疋馬贖爾乃相還即如其言以五百疋馬贖乃得本駒佛告耆域汝昔先薄賤馬駒用持乞人後以五百疋馬贖取先賤而後貴今亦如是請五百比丘留槃特一人今乃貴重槃特薄賤五百人斯緣久矣非適今日是故說如商賈良馬也

志品第二十

除恚去憍慢 超度諸結使 不染著名色

除有何有哉

除恚去憍慢者夫人瞋恚敗善行人所以競利多少亡家破國種族滅盡皆由恚以憍慢滅已滅當滅是故說除恚去憍慢也超度諸結使者瞋恚憍慢結使爲本除本則無有枝葉是故說超度諸結使不染著名色除者盡除雖有名色存衆生有樂想皆由名色與共相毀訾我色像名望勝卿卿色像名望不勝我是故說不染著名色除有何有哉者所謂有者結使名號未能度有至無爲使所使爲結所結爲縛所縛彼修行人以虛寂止觀未盡無餘度有至無是故說除有何有哉也降恚勿令起 欲生當制之 漸斷無明根 修諦第一樂

降恚勿令起者恚熾如火當念速滅若令滋長者多所傷敗恚生則禍至猶人把火逆風自燒身是故說降恚勿令起也欲生當制之者欲心適生即求方便令不生如彼毒蛇方欲出穴即當制御令不暴逸欲心如是即生便滅使不滋長是故說欲生當制之也漸斷無明根者無明者世間之大冥覆蔽心識不得開舒當求方便以勇猛心斷根不生是故說漸斷無明根也修諦第一樂者行者所以不速成道猶其姪怒癡染汙身心此三結使由四諦斷不獲諦人不能除此三事從無數世以來未曾獲無爲樂得四諦者爾乃爲樂是故說修諦第一樂

斷恚得善眠 恚盡不懷憂 恚爲毒根本 甘甜爲比丘 賢聖能悉除 斷彼善眠睡

斷恚得善眠者夫人瞋恚晝夜不睡如遇蛇  
噬如病發動如失喪財貨此恚之相貌人無  
瞋恚不見衆惱安卧睡眠天曉不寤如服甘  
露心識恬然是故說斷恚得睡眠也恚盡不  
懷憂者人懷恚怒現在前時晝夜愁感如喪  
親親如失財寶恚已得除無復愁憂苦惱是  
故說恚盡不懷憂也恚爲毒根本者毒中根  
者莫過於恚人當恚盛覆諸功德不得露現  
是故說恚爲毒根本也甘甜爲比丘者已拔  
毒根本無復毒莖更生美藥如彼甘露去諸  
穢惡是故說甘甜爲比丘也賢聖能悉除斷  
彼善睡眠者所謂賢聖者諸佛弟子衆惡悉  
除諸善普會滅恚生本更不造新意不興念  
念此恚想善得安睡眠無復憂慮是故說賢  
聖能悉除斷彼善睡眠也

人興恚怒 作善不善後恚已除 如火熾然  
人興恚怒作善不善者如人爲恚怒所纏心  
意倒錯無所識知猶如盲者不覩高岸平地  
彼恚怒人亦復如是爲恚怒所纏不見善與  
不善好之與惡是故說人興恚怒作善不善  
也後恚已除追念昔事如火熾然者猶如失  
道之士時變爲要瞋恚之人速悔爲上內懷  
慙愧即自悔責恚爲虛詐何爲興怒怒怒相  
報終無休已如火熾然心意變悔羞爲恚所  
使是故說後恚已除追念昔事如火熾然也  
無慙無愧復好恚怒 爲瞋所纏 如冥失明  
無慙無愧者人之恚盛不別尊卑無有慙恥  
如癩或如狂衆人圍遶終日嗤弄不自覺知  
匿事發露誑言無本是故說無慙無愧也復  
好恚怒者彼恚怒人行無清白心懷穢濁無

由得修梵行是故說復好恚怒也瞋恚所纏如冥失明者彼恚怒人瞋怒熾盛觀晝如闇天地悉冥無所復覩已無身光雖復千日競照何益於已是故說為恚所纏如冥失明也彼力非為力 以恚為力者 恚為凡朽法不覺善響應

內三

十九

彼力非為力以恚為力者所以瞋恚由非義與內自思惟吾所行是彼所行非會至眾詰問前却乃為小兒所嗤方自覺寤退追不是所謂貴勝理直則勝瞋恚力者不可恃怙亦無牢固敗人善性是故說彼力非為力以恚為力者也恚為凡朽法不覺善響應者盡滅善本出語成惡不慮前後觸類與罵語常麤獷以瞋恚為首夫人有德遠近稱慶必有善響所在流布今論此人但聞惡聲無有善響

所在流布今論此人但聞惡聲無有善應雖少多有善為恚所覆不得顯露是故說恚為凡朽法不覺善響應也

有力近兵無力近勇夫忍為上宜常忍羸有力近兵無力近勇夫忍為上宜常忍羸為弱者輕忍不還報設當打捶亦不與恚力相從羸羸相就力者終不設意於羸羸者反更舉意向彊是故說有力近兵無力近勇也夫忍為上宜常忍羸者所謂忍者不見過咎是與不是乃名為忍不恃已彊凌易弱者設當輕易弱者便為眾人所見嗤笑是故說夫忍為上宜常忍羸

舉眾輕之有力者忍夫忍為上宜常忍羸舉眾輕之者或有一人為眾所輕其中有點慧者便能忍之何以故彼人單弱無所歸趣



豈復在是一人當興瞋恚是故說舉眾輕之有力者忍也夫忍為上宜常忍羸者忍為第一力世間無過者雖神通鑒照成道相好皆是忍力達明今世後世徹照無外亦由忍力是故說夫忍為上宜常忍羸

自我與彼人 內三 大畏不可救 二十 如知彼瞋恚宜滅已中瑕

自我與彼人大畏不可救者夫人思惟先自察已然後觀彼相其顏色即能分別斯性弊惡斯性良善恒自謹慎不造惡行恐後世報受苦無量從今世至後世無有解脫是故說自我與彼人大畏不可救也如知彼瞋恚宜滅已中瑕者知彼瞋恚顏色隆盛已便默然內自思惟設我與彼競者則非其儀我今宜默與彼諍為是故說如知彼瞋恚宜滅已中

瑕也

二俱行其義 我與彼亦然 如知彼瞋恚宜滅已中瑕

二俱行其義我與彼亦然者亦自為已復為他人亦自護已復護他身恒自思惟避於二

事一者恐現身受殃二者恐後得報是故說

二俱行其義我與彼亦然也如知彼瞋恚宜

滅已中瑕者躬見前人瞋恚隆怒或見把持

瓦石欲來見害已亦防備瓦石拒之如有一

人手執白杖欲往鬪諍手所執杖即化為刀

其人見已即投刀于地時有國王在高樓上

遙見此人始似把草復化為刀尋復見之即

投于地王尋遣信喚來詰問汝何以故前如

捉草草化為刀所以放刀於地其人白王曾

聞佛經言佛告侍者吾將淪虛寂滅無為時

後五鼎沸世衆生共諍捉持瓦石即化爲刀  
劍臣積善來久不敢爲惡原首是故投刀于  
地王聞此語大自感激歎未曾有即賞彼人  
給與民尸是故說如知彼瞋恚宜滅已中瑕  
也

俱行二義我爲彼然 愚謂無力 觀法亦然  
俱行二義我爲彼然我常護已身亦護彼人  
如護寶貨內自思惟降伏已心不媿前人亦  
使彼人不來媿我彼此將護不令有失是故  
說俱行二義我爲彼然也 愚謂無力 觀法亦  
然者愚者意闇不察來變謂闇者常闇未始  
有解和者常和未始諍訟智者觀見非闇者  
必有損雖得稱勝莫若本無闇是故說愚謂  
無力觀法亦然  
若愚勝智 麤言惡說 欲常勝者 於言宜默

若愚勝智 麤言惡說者常惡同友壞敗良善  
發言惡至終日無善惡惡相隨積罪如山同  
類歎譽各諍勝如此名穢濁不至究竟是故  
說若愚勝智 麤言惡說也 欲常勝者於言宜  
默者賢聖默然智者所歎惡來加已不以爲  
感若得榮寵不以爲歡罵不報罵行忍爲業  
若搃捶者默受不報是故說常欲勝者於言  
宜默也

當習智者教 不與愚者集 能忍穢漏言  
故說忍中上

當習智者教觀勝已人慎莫違彼教猶尚不  
與卑賤共諍況復與勝已者諍乎此事不然  
何以故智慧之人爲尊爲上無有過者是故  
說當習智者教也不與愚者集以類相從善  
入善聚惡入惡友若善者聞惡見則避之惡

者聞善便欲毀懺諸佛賢聖及諸得道者歎說不闢訟之德是故說不與愚者集能忍穢漏言者弊惡之人不自惜身爲人所憎性行卒暴與彼諍者爲人所嗤既自毀辱朋友不歡爲人所責云何以金寶身賀彼瓦石是以智者以忍爲默是故說能忍穢漏言也故說忍中上者賢聖之人具足衆業善本無漏皆悉成就見彼穢行自攝其心我今何爲復與彼同遇聖無數由忍得成晝夜防備如處熾然意念修善日欲增多若復過惡日損使滅是故說忍中上

恚者不發言 處衆若屏處 人恚以熾然終已不自覺

恚者不發言者受此人形積無數行乃得成辦既得人身舌根具足常當歎說佛法聖衆

承事二親敬奉師尊晝夜誦習深妙契經何以故佛亦引喻舌爲劔戟招致殃禍由舌嗤言喪滅門族舌有十號言爲殊異爲人重任未始離舌是故說恚者不發言也處衆若屏處者夫習學人常自謹慎護口過失若在大衆及在屏處出言柔輒不傷彼意前言覆後理不煩重是故說處衆若屏處也人恚爲熾然終已不自覺者如彼惡人喜怒發動恚蓋所覆不自照見但自損辱無益於世垢膩自纏不自拔擢一日爲惡乃積億劫之殃況復終身行惡望欲得道終已不可得是故說人恚以熾然終已不自覺也

諦說不瞋恚 乞者念以施 三分有定處自然處天宮

諦說不瞋恚者人行至誠人所恭敬爲數千

萬人所見念待斯由不瞋致斯德也乞者念以施不懷慳吝有來乞亦不逆意者此乃名曰開泰人也乞者不爲貪求欲後世緣緣積善滿自然得聖道是故說乞者念以施也三分有定處自然處天官者三業是行不枯朽必生天上人中往反周旋不處卑賤猶如有人從觀至觀從園至園五樂自娛終無憂感便能閉地獄餓鬼畜生門開天人徑路轉進功業便至無爲是故說三分有定處自然處天官也

息意何有恚 自檢壽中明 等智定解脫 知已無有恚

息意何有恚者學人息心降魔離弊意心如死灰身如朽木見前喜樂不以經懷心如安明不可移動是故說息意何有恚也自檢壽中

明者學人自檢自養其壽恒以無漏而自榮護不貪世榮而有希望是故說自檢壽中明等智定解脫知已無有恚者彼修行人平等解脫不以無等無等解脫者斯是世俗斷欲人也平等解脫人終無恚怒所有恚怒結使之垢永已除盡是故說等智定解脫知已無有恚也

夫爲惡者 怒有怒報 怒不報怒 勝彼鬪負 夫爲惡怒者怒有怒報行惡之人彼此受殃 猶野火行值前被然先恚怒者令生恚怒先 惡心者令生惡心是故說夫爲惡者怒有怒 報也怒不報怒勝彼鬪負者昔波斯匿王寵 養諸奴遣使攻伐他國善解戰法所徃皆伏 後諸妻婦請道人供養求願復爲說微妙法 皆得須陀洹道後征人還婦等語諸夫曰君

征去後我等請諸道人供養求願願君安隱  
早歸爲我說法我等已得須陀洹道君等更  
可請之即如婦言請諸道人供養說法諸夫  
復得阿那含道彼界復有賊寇王教召諸群  
奴令往攻擊奴輩聞之內自思惟我等各各  
皆得道諦慈愍一切不害生類云何當往攻  
伐彼敵復重思惟設不應命受王教者身自  
喪滅殃及妻息寧就彼死不在此存罪及妻  
息即皆嚴駕往向彼敵諸天龍神感應摧破  
彼衆安隱還家國主歡喜四遠寧泰是故說  
怒不報怒勝彼鬪負也

忍辱勝怨 善勝不善 勝者能施 真誠勝欺  
忍辱勝怨者昔阿闍世王集四種兵往攻舍  
衛城時波斯匿王復集四種兵出外戰鬪摧  
破大衆生擒阿闍世身將至如來所白世尊

曰姊子阿闍世叛逆無道橫興惡意攻伐我  
國本無怨讎自生怨讎本無鬪諍自生鬪諍  
今原赦其罪放還本國何以故爲我大姊見  
放之是故說忍辱勝怨也善勝不善者無功  
德人喜自稱說吾所知多彼所知少實無技  
術稱言有之實無方略自言多方臨事之際  
攝腹如步屈之蟲若見智者兀然獨立如死  
肉聚無復神識是以智者勸人積學學者寧  
神之寶宅心意自在通達四遠由學得成營  
家立國法度邪非斯由學也是故說善勝不  
善也勝者能施者所謂勝者勝彼慳貪人不  
立德本者嫉彼妬賢見人惠施代惜財貨恒  
作是念我施彼者彼何所望唯有立信之人  
乃能惠施亦不選擇不願報果乞者填門不  
立禁限四遠雲集不拒微細是故說勝者能

施也真誠勝欺者真誠行人宗室眷屬所在稱揚無不聞者妄語之人人見不歡人所憎嫉是故說真誠勝欺

無恚亦不害 恒念真誠行 愚者自生恚結怨常存在

無恚亦不害恒念真誠行者彼修行人知時

知法可避知避可就知就所說真誠為世人

所敬不誑惑人是故說無恚亦不害恒念真

誠行也愚者自生恚結怨常存在者愚人所

習順恚為首存在心懷未始捨離猶如鑿石

作字文章分明不為暴風所滅是故說愚者

自生恚結怨常存在也

恚能自制 如止奔車 是為善御 去冥入明

恚能自制如止奔車者恚怒即生還能制者

此名人中雄也猶如重車奔逸御者能止此

名善御是故說恚能自制如止奔車也是為善御去冥入明者此善御者非御車御亦非象馬御所謂御者能自攝意念不分散息心不起志趣無為不著世界為人重任作良祐福田可敬可貴為供養最是故說是為善御去冥入明也

沙門及遺行斯愛念 雜水華香 馬恚為十

出曜經卷第十三

音釋

犢徒谷切 萎邕危切 邃雖遂切 勵力制切  
輓魚孟切 坏鋪杯切 脆此芮切 奘充乳切  
切柔 捶主藥切 懽懽力董切 懽懽力董切 奘充乳切  
鞞鞞居宜切 鞞鞞居宜切 鞞鞞居宜切 鞞鞞居宜切 鞞鞞居宜切

肥	女	笑	充	也	切	歎	切
也	利	也	之	也	也	也	也
	切	切	切		駿	廐	廐
		詰	良	祖	馬	居	又
		問	逸	峻	舍	也	切
		也	也	切	餒	餒	餒
		切	切	馬	餒	餒	餒
		搗	則	賣	石	欲	切
		擊	瓜	也	切	膳	膳
		也	切	切	膳	膳	膳
		憊	莫	譏	將	此	切
		輕	結	毀	也	切	切
		傷	也	也	切	噓	噓
		也	切	切	膩	膩	膩